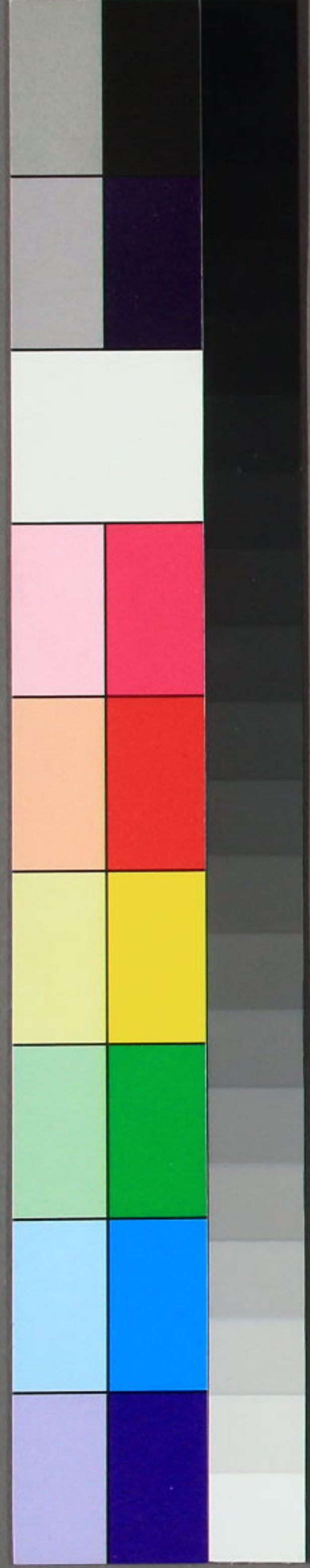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卷十

12  
1.666  
10止





明七12  
1.666  
卷 10止



論語訓詁解卷十九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說文送詣也朱熹曰猶言授命也得說文行有所得也又凡求之而獲皆曰得言君有危難當予命於君而守死節也表記曰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左傳



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濫利生孽祭統曰身致其誠信誠信之  
 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祀神明此祭之道  
 也雜記曰子夏問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  
 士能如此則可已矣

曰茂卿曰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  
 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可謂固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執守德不能弘大信仰道不能篤厚若此之人何  
 能為有何能為無而不能守其恒矣述而篇云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皇疏曰人執德能至弘  
 大信道必使篤厚此人於世乃為可重若雖執  
 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為重  
 朱熹曰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非也茂  
 卿曰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  
 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迤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  
 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  
 弘也然道在被而德在我故折言之弘字未見  
 養義又何有道德彼我之別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拒增韻禦也賢賢人善善人矜兢通解見陽貨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何晏曰小道謂異端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泥增韻執不通夫道在爾而求諸遠則恐執泥七

經孟子不為作不學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茂卿曰邢昺曰亡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亡無兩用故亡者失也日知其所亡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此說殊為無稽無通為无亡毋事詳見通雅易經無俱作无述而篇亡而為有與無同書無逸史魯世家作毋逸洪範無偏無敝史宋世家作毋偏毋黨凡史記無多



作毋學者察諸

子復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篤爾雅固也志者志於道而信道篤也孔安國解志為識又通切說文刊也爾雅骨謂之切深切問之道在於邇孝弟忠順之行自存於其中矣說苑曰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又曰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智之道也

茂卿解切為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者陋矣朱熹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

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茂卿曰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復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二說非也

子復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周禮司市掌以陳肆辨物鄭註肆謂陳物處合隊云居肆成事如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致廣韻至也增韻極也包咸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



物茂卿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其力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者大失其解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太宰純曰小人不知改過之為善必文飾以成其非所以終於小人也皇本必下有則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瞻望之望儼說文恭也爾雅敬也通作嚴曲禮儼若思即爾雅尼也註尼近也溫解見學而篇厲說文嚴也厲礪通砥礪鑿書疫癘義皆同

朱熹曰厲者辭之確者非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厲解見前言君子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磨礪而勞役已也若為人臣嘗先盡信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諍若君未信已而便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閔小德出入可也

說文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从門中有木易乾文



言閑邪存其誠周禮虎賁氏王舍則守玉閑義皆  
同左傳曰大德滅小怨家語曰孔子曰所謂賢人  
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晏子春秋曰晏子使魯仲  
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及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  
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  
君退見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  
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  
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  
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鼻故跪以下之且吾聞

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閑猶法非確詁韓愈曰大德聖人也  
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  
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此說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包咸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  
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洒掃應對進退



事見曲禮諸註無下斷句者非也西河合集曰倦  
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傳者傳  
也舊以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  
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棗刻木爲合符  
史稱傳信爲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爲要約  
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爲信是傳  
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  
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區猶禮記區萌達  
之區乃草木屈生之謂也學之成自有大小如艸  
木區萌以別其類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矣漢薛宣

傳引此語誣作憊憊復與惘通無差別之謂也邢  
昺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者  
其惟聖人耳七經孟子卒作終

苞咸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朱熹曰君子  
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  
倦教茂卿曰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  
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  
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  
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後之諸說  
皆非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言人仕而優游則當入大學而能強也若黽學而優游則當仕君而以勤忠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夫喪止於致極其哀不必求其它也不若與禮不足也哀有餘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家語曰顓孫師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至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共為難及矣雖

然不務立於仁義之行故以為未仁也堂說文殿也釋名堂謂堂堂高顯貌白虎通堂之為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詩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書大誥厥子乃弗肯堂言高顯乎張也惟性偏僻難與並為仁矣

物茂卿曰使已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此仁字非行政事以仁為安民之德是以為若強解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朱熹曰致盡其極也太宰純曰自致謂致其身也



孟子所謂親喪固所自盡也、曰自是謂與其喪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皇本無能字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得情者謂訊鞠而服罪也解見子路篇矜鄭氏六書略曰矜本矛柄也因音借為矜憐之矜言上失其道而民

不離散四方久矣爾若得所訟之情實治之則哀憐之辨微罪狀而勿喜能得其情、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通雅曰尚書皆作商王受他經傳皆从紂一人不應兩名且自商紂之外皆無用紂字者蓋受之訛也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物茂卿曰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皇本善下有也字、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過解見里仁篇孔安國曰更改也見說文言君子行政也雖用心於民為此則害彼施彼則妨此是以動失其中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譬如日月之食焉雖下民皆見之更之則無損於明故下民復皆仰之皇本焉作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朱熹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口傳心記各有所識夫子何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包咸曰七尺曰仞又曰夫子謂武叔論衡曰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



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皇本譬之作譬諸窺作闕入下有者字無夫子之之字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土高曰丘大阜曰陵邢昺曰言人雖欲毀譬夫日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又曰古人多祗同音多見

其不知量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祗不自知其度量也皇本作仲尼如日月也絕下有也字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熹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邢昺曰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



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立知禮以立也綏安也猶詩福履綏之之綏言孔子為政使民立則立使民導則行使民綏則來格使民動則和睦故能生則顯榮喪則哀哭七經孟子道作導

孔安國曰其立教則無不立朱熹曰立之謂植其生二說皆非也

論語訓詁解卷十九

論語訓詁解卷二十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九咨嗟嘆聲說文曆象也書堯典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五曰曆數夫定四時之氣節以成一歲之曆象是帝王相繼次第之數故言天之曆數在汝躬朱熹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乃執中正而斷之謂也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君陳篇爾惟勿宥惟厥中君牙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呂刑篇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朱熹曰曰上當有湯字是也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西河合集曰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維楨亦與此說同皇爾雅華也說文皇大也又曰三皇大君也皇之為言煌煌然說文煌煌輝也禮記諸侯皇皇荀子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詩皇皇者華孟子皇皇如也義皆同后帝謂天帝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帝心謂天心也簡通作束說文分別之也又選也韓愈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是也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豫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也以上尚書湯誥之文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  
孔安國曰周周家賚賜也以下述武王事言周家  
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周說文容  
也紂雖有密親無仁則民罔能懷故謂不如仁人  
書大甲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語意正同白虎通曰姓者一字之稱也尊  
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号而有百姓矣獨斷  
曰百乘之家曰百姓若使百姓而有小過當在我  
一人之化不至也此二句尚書秦誓之文權稱錘  
也量說文稱輕重也漢書律歷量者龠合外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又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  
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考工記臬氏為量改煎金錫  
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  
量之事物紀原曰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取竹  
於崑崙之嶰谷為黃鐘之律而造權衡度量蓋因  
其所勝輕重之數而生權以為銖兩斤鈞石則秤  
之始也因其所積長短之數而生度以為分寸尺  
丈引則尺之始也因其所受多寡之數而生量以  
為合龠外斗斛則斗之始也法度猶云舜典所謂  
律度量衡度量以本起於黃鐘之律也度說文法



制也。徐曰：又手也。布指知尺，舒肱知尋，故从手。五  
度分寸尺丈。禮記：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于蓀，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  
王子比于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太宰純曰：滅國謂有其人而無  
其國者，興復興也。絕世謂無後者，繼謂立其遺孽  
也。逸民，解見微子篇。所重民食喪祭，此尚書武成  
篇之文。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  
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任者以恩相親。

信也。解見陽貨篇。伊藤維楨曰：公字據前篇當作  
惠字。又曰：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  
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  
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悅作惠則足以使人疑  
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誤再出歟。可謂卓見矣。皇侃  
本在朕上無罪字，政行下焉作矣，無信則民任焉  
之一句，公則下有民字。  
包咸曰：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  
所以長終也。困窮不得其解也。尚書孔註：困窮  
謂天民之無告者也。言四海之人至鰥寡孤獨。



受天之福祿長終汝身此說未穩何晏曰桀居  
 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者非也茂卿曰允  
 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  
 民上有天下有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  
 是所謂皇極也此說最非也朱熹解簡為闕孔  
 安國以公為公平邢疏以任為任用非確詰皆  
 非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屏除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費說  
 文散財用也徐曰財散出如湯沸然廣韻耗也皇  
 疏曰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



蛤山居者利於果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擇  
 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且欲為  
 人之道得為人之道又安得為貪乎慢說文惰也  
 一曰慢不畏也廣韻怠也倨也無眾寡小大之別  
 不敢侮人也戒說文警也以戒不虞也馬融曰不  
 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緩命令而刻  
 期也瞻視無回邪也猶謀也詩小雅我視謀猶蓋  
 與大雅所謂猶之未遠語勢同言謀之與人也吝  
 嗇於出納謂之有司非君子之人也皇侃本子張  
 問下有政字擇下有其字

韓愈曰猶之當為猶上妄甚朱熹曰猶之猶言  
 均之也又非茂卿欲仁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  
 也亦不通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

知命者易所謂樂天知命也孔子五十知天命能  
 達天道之理者君子也立說文住也謂住不行也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  
 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孔子三十而  
 立皆謂知禮而立身之幹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之



賢愚也言忠信者賢也言不忠信者愚也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皇本子上有孔字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朱註程氏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必爲君子朱熹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諸說皆非也茂卿曰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爲天子爲公卿爲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爲君子又曰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爲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

法言猶規矩準繩也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哉非此而知亦目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臆則人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爲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此說迂而不通矣



論世風詩卷二十一

此河豈而不廣矣  
 如海矣王公之  
 吟贊家出夫賢  
 王文去言而金  
 世世果請學人  
 大圖千直其  
 世世果請學人

跋論語訓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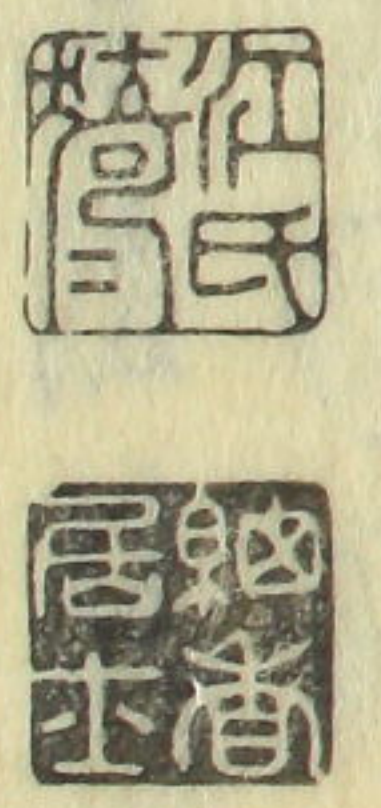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二十卷家大人蘭  
 齋先生四十年前撰集法說所  
 編輯者也及中晚稿忽志西學  
 拋棄不顧今茲大人年八十求  
 所以自娛錄其久而芳醇佳茗  
 山水花月歌舞絲竹一毫無遺



意之新道何哉讀書也西也  
既已爛然則復繹舊聞於漢  
藉於倒書麓搜以此編乃校閱  
出以遂以授梓實老年樂事  
換一夕酒杯也故其所論辨  
或有涉字強者余深懼誤也  
不解法指癥症因恭述所以

梓行之之於卷末使人知大人  
老年樂地特立名於中  
焉耳  
文政丙戌春日

女兒孃細香謹識









美濃學士女席

江戶



好讀

河海之野  
海叫以高  
松葉海



